

翠神 查小欣

馬德鐘與太太張蘭蘭結婚二十周年，隆重慶祝，馬德鐘太太花了大半年時間籌備，更特地聘請王千金何超瓊開設的公關公司安排大小事項，每個細節都非常認真，儼如結婚而非結婚周年紀念。

馬德鐘伉儷的盜婚宴

盜婚宴以懷舊為主題，精心挑選在保育建築物中的懷舊飯店，筵開三十多席，並請賓客打扮以白色和翡翠綠為主，亦即盜婚的代表顏色。馬德鐘伉儷又到城中各個舊區及古物拍賣多輯懷舊、很有懷舊氣氛的紀念照，在宴會上展出，題目是「蘭德」(諧音：難得)有情。關注香港舊區文化及古物，同時關心社會議題。

天言 楊天命

看電影《地球末日戰》，其空洞的內容真的像喪屍一樣沒有半點靈魂。它唯一的可取之處，就是勾起了一个问题：為何美國人對喪屍這種不討好的虛構存在如此迷戀？

怪獸、喪屍、黃飛鴻

天命研究文化的學者，所以只能拾人牙慧；根據網上轉載的學者研究，原來第一套在美國大受歡迎的喪屍電影出品於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那時的美國正深受越戰的陰霾籠罩，所以學者認為在愈趨無助的社會氣氛之下，人便會愈迷戀喪屍題材的作品，因為這群近野獸般的怪物，不但代表着諸如當年的越戰，又或現今隨時將美國淹沒的經濟問題，它同時反映出人類在這些問題面前，如行屍走肉般難以反抗的無力感，令這些只懂得發出怪聲的喪屍，在血肉橫飛之中道出了美國人無助的心聲！

琴台 彥火

霧打濕了我的雙翼 可風卻不容我再遲疑

一路播種火花

北島的《一切》和舒婷的《這也是一切》答一位青年朋友的《一切》，代表了開放一代的年輕人的新聲音，影響很大。有論者認為，北島的《一切》和舒婷的《這也是一切》，都是惡夢醒來之後的抒懷，不同的只是：北島回顧了夢魘，而舒婷意在展示醒來後的期盼。

但願花不開

假如不開花，那該多好啊！小時候，這是我與妹妹念叨過不知多少遍的話題。我想，這種想法其他絕大多數小孩包括大人，也都有過。但緊接著的答案，不須別人說，連還是小孩子的我們都清楚，這是癡人說夢而已。

種。這種「不開花」的金銀花，所含成分雖略遜於普通金銀花，價格也稍低些，其產量卻比「九豐一號」還要高，採摘也特別方便。我們之所以格外讚賞它，關鍵正是它「不開花」和「一次性採摘」的夢一般的特性。

父親說：「如果你不想採摘的話，可以把它當成觀賞花卉養。滿院子大門針直挺挺豎着，很漂亮。」金銀花當然可以當盆景和花卉養，但純粹當盆景或花卉就太浪費了。就我這一棵兩年生的花苗而言，已經差不多能採半斤多鮮銀花了呢！

據說，這種金銀花變成「大門針」後，還能堅持個把星期不落。我決定先把它當成觀賞花卉養着，目前先留着觀賞。等花針快落地之前再採摘。

一棵從小就夢想的「不開花」的金銀花，結滿了已經泛白的沉甸甸的花針，正靜悄悄地長在我家的院落裡。

或許，在不久的將來，它們就會張開翅膀，飛滿山嶺；或許，它們會再次被優化，選育出不僅高產、「不開花」、一次性採摘，還能像「九豐一號」和「四季花」那樣，藥用價值更高、四季盛產的新一代。



「不開花」的金銀花。 作者提供圖片

舒婷的詩也有鏗鏘的金戈鐵馬—— 舒婷在詩人倒下的血泊中，燃起詩的火炬，——她要「一路播種火花」。相信，即使「歷史掩起臉暫不說話」，「但未來，人民在清掃戰場時，／會從祖國的胸脯上，／揀起你

那無數屈辱和謀殺。從這裡長出一棵大樹，一座高聳的路標，朝你渴望的方向，朝你追求的遠方伸展枝桠。

舒婷在詩人倒下的血泊中，燃起詩的火炬，——她要「一路播種火花」。相信，即使「歷史掩起臉暫不說話」，「但未來，人民在清掃戰場時，／會從祖國的胸脯上，／揀起你

那斷翼一樣的旗幟，／和帶血的喇叭手……

從「連串的不幸和悲劇，舒婷反而覺得作為一代詩的歷史責任的重大。她《在一代人的呼聲》，代表她那一代人吐露了追求真理的心聲——

為了各地紀念碑下 那無聲的責問不再使人顫慄 為了度露宿街頭的畫面 不再使我們的眼睛無處躲避 為了百年後天真的孩子 不用對我們留下的歷史猜謎 為了祖國的這份空白 為了民族的這段崎嶇 為了天空的純潔 和道路的正直 我要求真理！

舒婷自覺地肩負起歷史賦予的使命，自願為她「那個理想一承受煎熬，承受痛苦，但以「一勇敢的真誠」，「活著並且開口」。可見，她經常把自己的詩歌與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，原因是一我的名字和我的信念——同時進入跑道／代表民族的某個單項紀錄／我沒有權利休息／生命的衝刺／沒有終點，只有速度。」（《會唱歌的鸚鵡花》）

隨想 興國

看到有專欄文章說到，那個人「粒聲唔出」。想起這個粒字，覺得奇怪，因為只有粵語會用，但為什麼說沉默不語做粒聲唔出呢？粒是一個量詞，但默不作聲，量詞是零，所以我懷疑，這個粒字，是不是發音偏了，本來想說一聲不出，卻可能是舌頭不小心頂着牙齒，說成粒聲唔出了？

路地 湯禎兆

日本是棒球民族，這一點不用多說，他們對棒球的着迷進入魔程度，只要開電視機，一到晚上直播棒球比賽的節目，差不多每天可見。既然棒球堪稱為日本的國民運動，那麼小說上的棒球演繹當然也屬寶貴財產，作家對此念念不忘，自當必有迴響。

我們這兒，人們從二十多年前就開始做的那個「不開花」的夢，幾年前也實現了。縣區有個盛產金銀花的鄉鎮，經過與北京的科研機構合作，最終用本地金銀花與野生金銀花成功選育出了不開花的新品種。這種金銀花長勢旺盛，秧籐有些像葡萄籐，一年年長粗長長。它的花沒有蓄蕾，變白和開花的這一個完整過程。而且，所有花針幾乎同步生長變白（即長成「大門針」）後，直到脫落都不開花。

鄉親們說起這種金銀花，無不驕傲、興奮不已。「這花子（金銀花）長大了，等成了大門針，聽聽天氣預報，選個好天氣，一次性採下來曬乾就行。省事省事。」聽送我這種金銀花苗的兄弟介紹，他岳母家在院牆外栽有這樣一棵金銀花，僅去年一年就一次性採摘了五十多斤鮮銀花！

普通金銀花把花枝割下來埋入土中育苗，這種金銀花卻只能通過嫁接成活。我那位兄弟去年嫁接了幾棵這樣的品種，今年春送我一棵。我把它栽植到院子中的空閒處。

普通品種，一個月前就已經開花了，這種金銀花至今才開始泛白。據權威科研機構檢測，九間棚村培育出的那種「九豐一號」金銀花，綠原酸和木犀草苷等很多成分的含量都遠高於普通品

我們這兒的傳統金銀花，都是那種必須每天採摘一次的，它們的花期和開花過程，大多類似。人們每年都是頂着煎熬上山嶺上採摘。無奈或調侃時，大家偶爾會做白日夢說點不着邊際的話：「如果金銀花能一次性採摘就好了！」說完，大家自嘲的一陣哄笑，便去各忙各的。金銀花墩子的高約二十厘米，直徑十厘米，大的高約一米半，直徑兩米左右。採摘金銀花，根據不同地勢和大小，採摘的姿勢各不相同。有時候需要站着，有時候需要蹲着，有時候需要彎着

由粒字談起

粒字在記憶中，最出名的是杜甫的《秋興》：「香稻啄餘鶩鴉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。」唐朝的鄭遨也在《傷農》詩說：「一粒紅稻飯，幾滴牛頭血。」大概基於鄭遨詩中所說的飯吃清，連一粒也不能留。碗中的飯吃清，連一粒也不能留。長輩還說，如果留了幾粒飯在碗內，以後討老婆就要會一個「豆皮婆」。

棒下不留情

其次，因為日本是棒球國家，所以小說家容易找到與棒球對應的現實素材融入作品中，事實上一般的日本男性，誇張一點而可說是被棒球規則塑造了整個人生，由校園的少棒隊開始，延伸到職業棒球，由校園的少棒隊（不少企業家都有自己專屬的棒球隊，也有相對應的聯賽）乃至職業棒球等等，本身就足足涵蓋了不少人的整個人生，由出生至成長乃至退休都離不開棒球經驗。

生命之玄

早年父親是晚清最後一批被選中赴英留學之官費生，回國後不肯做官而從商，因數代相傳是大地主，父親組成了一家「兆豐」米行，發展成為華南最大米商，有輪船隊和軍隊，包收購兩湖、兩廣之穀米出廣州碾成白米，又再賣回給中國北方及廣西雲南各地。父親臨終對子之命定「一室一夫一婦，生了三女一子，那兒子即是長兄，在民初北伐時死於兵荒馬亂之土匪槍下，杜家此時變了有女無子，而家中之保嬰護院是湖南好漢，因在家鄉打死人攜獨女南逃廣東，父親好心收容聘為護院，女兒寄養在工人房中，長母此時不知如何識得一個江湖相士，他說這保嬰女命相甚佳，有旺夫益子命，若娶她為妾杜門必旺男丁，父親便聽信其言，娶了我生母為妾，果然四年生了四個男孩，到第四個即我弟弟出世之時，日本正打大廣州，缺乏醫藥，母親難產而死，真

杜亦有道

命中注定的事，有時玄得令你不可思議，如本人親生母親之育子旺男之命，說起來有如一頁童話。 早年父親是晚清最後一批被選中赴英留學之官費生，回國後不肯做官而從商，因數代相傳是大地主，父親組成了一家「兆豐」米行，發展成為華南最大米商，有輪船隊和軍隊，包收購兩湖、兩廣之穀米出廣州碾成白米，又再賣回給中國北方及廣西雲南各地。父親臨終對子之命定「一室一夫一婦，生了三女一子，那兒子即是長兄，在民初北伐時死於兵荒馬亂之土匪槍下，杜家此時變了有女無子，而家中之保嬰護院是湖南好漢，因在家鄉打死人攜獨女南逃廣東，父親好心收容聘為護院，女兒寄養在工人房中，長母此時不知如何識得一個江湖相士，他說這保嬰女命相甚佳，有旺夫益子命，若娶她為妾杜門必旺男丁，父親便聽信其言，娶了我生母為妾，果然四年生了四個男孩，到第四個即我弟弟出世之時，日本正打大廣州，缺乏醫藥，母親難產而死，真